

归途的迷航

——试从声音的对峙窥视《格萨尔王传》和 《荷马史诗》的永恒回归

靳海波¹ 张黎黎²

(1、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宗教研究所,西藏拉萨 850000;2、西藏日报社,西藏拉萨 850000)

[关键词] 声音的对峙;史诗的模式;永恒的回归

[摘要] 在《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传》中,都有两重声音对峙交织在整个文本里,有创作者和人物的对话,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碰撞对话,也有人物自身的矛盾对话,正是这些对话推进了故事的发展,把最终的态势引向了寻求史诗的共同模式:经历一番艰难抉择,尝试无数痛苦的征程,最终实现心灵或现实生活的“回归”。

[中图分类号] I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03(2013)03-0094-07

《格萨尔王传》的研究热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掀起的,这部西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吸引了多个研究领域的学者,他们或从修辞民谚的角度,或从宗教的角度,或从神话原型的角度,或从英雄的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分析了这部世界最长的史诗,丰富了对《格萨尔王传》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以孤立的角度来考察,忽视了与国外其他史诗之间的比较,特别是像与《荷马史诗》这样的西方经典史诗之间的脉络关联。

一、创作者与人物的对话

作者本是隐藏在作品背后,统领着整个文本的进程,作品里的人物也本是服从创作

者安排,顺应创作者意愿行动。人物就像是创作者的传声筒。但史诗中的人物也会有自己的观点,也可能背离作者的意愿独自行动,遇到这种情况,史诗的创作者就不得不跳出叙述的框架,到文本中直接和人物对话交谈,把脱离框架的人物行动拉回到既定的框架中去。如《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在降服魔国后,被梅妃用加了药的酒迷惑了心智,忘记了回家乡的征途。

整天在九尖魔宫里,
坐在白莲花宝座上,和秦恩下棋,
与梅萨、阿达娜姆二王妃饮酒唱歌,寻欢作乐。^[1]

与其说是梅妃的阴谋,不如说是格萨尔

[收稿日期] 2012-06-12

[作者简介] 靳海波(1982—),山西长治人,讲师,主要从事民族文化及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张黎黎(1982—),四川遂宁人,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自己的内心在寻求这样一个远离战争,悠闲度日的生活,那预知世间一切的格萨尔又怎会不知道那献上的酒与食物里隐藏着梅妃的阴谋呢?!格萨尔大王喝下了被梅妃加了遗忘药的酒,任他的国家处在水深火热中,任自己的妻子被人强占,任等待的心一次次失望,三年又三年。如果叙述依然这样继续,那将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

此刻,创作者再也不能冷眼旁观了,他必须要让人物进入他规定的轨道。他便借用珠牡的声音,向格萨尔王发出请求:

南瞻部洲的格萨尔王,
诞生在人们羡慕的地方;
降伏了妖魔应返回故乡,
不应终生留在魔城亚尔康。^[2]

然而,格萨尔大王遗忘的意识却是那么强烈,他忽视了那甚至来自创作者的言语,选择继续忘却。

这一次叙述者不得不直接发出呐喊,宝驹江噶佩布的忽然歌唱,显然就是创作者直接发出的警告:

如今魔国已经归顺,
百姓们有食又有衣;
王妃珠牡被霍尔掳去,
天大的灾难笼罩着岭国。
霍尔的罪孽已经满盈;
现在是降伏仇敌的时机。^[3]

作者的声音让格萨尔的心里像开了一扇窗户,他又变得心明眼亮了,他决计不再耽搁,立即返回岭国去。扭转了局面,打破了这个僵局,故事得以继续前行,作者功成身退隐藏到作品背后了。

《荷马史诗》中,奥德赛(Odysseus)在回家的旅途上,总有两个声音此起彼浮,一个用各种方法诱惑他去遗忘,一个却在暗中相助让他保持着对回家的记忆。^[4]其实,那个暗

中相助的声音就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创作者的声音。

刻尔吉的药酒任何人都无法不受迷惑,是一经牙关就无法抵制的。奥德赛的伙伴们经受不住诱惑,在饮酒后变成了猪身,再也不能继续归程。原本奥德赛也难抵药酒的诱惑,难逃厄运的摆布。但为了不让作为主人公的奥德赛变成猪身,导致故事尴尬结束,作者就不得不变成从天而降的执金节之神赫尔默(Heermo),挡住了去营救伙伴的奥德赛的道路,几乎直接与人物说话:

我敢说连你自己也不会回来,你会同他们一起留在那里;
现在我要救你脱离这场灾难,
你要拿着这棵珍贵的药草去,它可以帮助你抵抗邪恶势力。^[5]

那是凡人很难采到的摩吕草,抵挡了奥德赛被变成猪身的命运,解救了伙伴,重新走上回归的道路。

事情发展至此,也许读者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史诗中的人物会违背创作者的意愿行动,会不配合叙事既定轨道前行,让作者一次次跳出故事框架与其对话。其实,在史诗故事中的英雄也有凡人的脆弱,面对深重的灾难他们也有过退缩。

面对神灵的预言和新的征服任务,格萨尔有三次选择放弃,他装聋作哑、心生埋怨:

降伏一个敌人,又出来一个,好像没完没了;
宝马的气力,不能永不衰竭;
岭国的兵将,不会永远精良。^[6]

作为神子,格萨尔的下界人世是因为前世许下的宿愿,直到征服人间妖魔,世界和平他才可再次以神子之身返回天界,也才能实现自己的回归之路。但是征战的过程困难重重,无法降服的妖魔嚣张狂妄,忠诚的将士无

辜牺牲,计谋和幻术的比拼费尽心血,厌倦了尘世征战之苦的格萨尔甚至变成了他8岁的小孩身躯打算像一缕炊烟升上天空。

奥德赛注定要在狂暴的大海上受尽磨难,虽然他一心一意地想念家乡和妻儿,但是当他看到“东风和南风互相撞击,锐利的西风和霜气所生的北风卷起的巨浪”时也不免心惊手软,慨叹自己的倒霉命运。

苦难的境遇折磨着史诗中的人物,在灾难面前他们显示出了人性的软弱。如果不是创作者多次幻化成他人的声音或形象出现,这些英雄们将不知何去何从。

那白螺似的白马上天父白梵天王时而在一片祥云中现身,时而化作蜜蜂在格萨尔耳边嗡嗡,那驾着彩云在香风中出现的天母朗曼噶姆,手持明镜的天嫂郭嘉噶姆,还有以金翅碧玉蜂出现的妹妹姐莱威噶,总是热切地关注着下界的神子格萨尔,在每次征战中告诉他破敌的方法和计谋,安排将士的调遣,提供杀敌的武器和法宝,从而尽量避免了部队的伤亡。

奥德赛也不是被彻底遗弃的人,独目巨人(Cylopes)洞里的那只爱独居的长毛公羊,走进洞穴的目的就是让奥德修斯攀附在它体下逃出波吕菲谟的掌控;纤踝的伊诺拨光了奥德修斯的衣服,用一张面纱解救他被淹没的危险;甚至那不知道姓名的河神也助奥德赛挡住了波涛让其安全上岸。

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

在《格萨尔王传》和《荷马史诗》中还有一种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话。不过,这个“对话”不像作者与人物之间是采用言语的方式来表达、交流,而是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命运或行为的比较,这些比较可能是相互映衬,也可能是互相反驳,以此实现在比较中达

到人物间对话的目的。

《格萨尔王传》中晁通的一生都在追求美好,这个美好于他而言就是女色的拥有。“晁通见了美貌的姑娘,就像脚底生了根一样挪不动步。如果能把她们都娶过来,那,那才不枉活这一世。”最初他同格萨尔大王争夺珠牡,因为轻敌失去了藏地最美的女子也失去了王位,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在预言说他可以娶门国美丽的公主梅朵卓玛时,他不无自豪地夸饰自己:

女人的性情我早知道,

不光看头发白不白,要看能不能像公羊一样斗起来;

口中没牙也不要紧,会像羊羔一样来接吻;

脸上有皱纹没关系,姑娘缠着我的脖子像树枝,

没有人说不爱我晁通。^[7]

哪怕青春不再,也无法熄灭他对美丽女子的热爱和渴望。我们无意去斥责这个贪念美色的人,他的性格已经注定了无法抗拒女色,“晁通王不甘寂寞,一看那女子面若莲花,身若修竹,邪念顿起”^[8]我们又怎能去苛求他扮演一个心如止水的君子呢?所以虽然他被人嘲笑:“六十二岁的老翁还想娶年轻的姑娘,真是越老越没出息了。”但是他却从不放弃任何一次娶得美人归的念头。为了得到大臣丹玛的女儿,他甚至引起了岭和大食国之间的战斗;为了得到秦恩的妹妹,他不惜违抗格萨尔大王的命令。

《格萨尔王传》里的梅萨为自己的丈夫安排过死亡的道路,虽然书中说她本是格萨尔的妃子,被魔王鲁赞抢走,但是从她自己的口诉里,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最初本来就是魔王的妃子:

幼时是父母亲的娇女,长大后做了北地

鲁赞王的妃子；

自从鲁赞被格萨尔降伏，我被带到岭国，做了格萨尔大王的妃子。^[9]

但在格萨尔到来的时候，她用计谋骗鲁赞说出了他自己和姐姐以及大臣们的命根子——寄魄物，帮助格萨尔消灭他们。

《荷马史诗》里的帕里斯因为神谕说会给特罗亚带来灾祸，因而从小就被父母抛弃，这个被母熊喂养大的俊美健壮的孩子学会了恣意地享受生命，享受美好人生给予他的一切，包括爱欲和美丽。“他（帕里斯）无意娶别人的妻子为妻，但命运安排他和海伦的相遇。”^[10]在看到海伦的那一刻，他无力阻止自己不去欣赏不去爱慕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他必须得到海伦才不枉自己那正绽放的生命。于是战争因为他的这一私欲而爆发了，虽然他曾试图和墨涅拉俄斯单独决斗以解决这场灾难，但是神的旨意让他失败了，面对着不得不归还海伦的结局，帕里斯选择了违抗诺言，哪怕落得被后人骂作“无耻小人”，他也要坚守自己最后的尊严。

克吕泰尼斯特娜（Clytaemestra）在《奥德赛》里一直是被人误解的人物，因为她谋害了自己的丈夫，便被冠以不坚贞的罪名，任后世妇女唾弃。当埃吉斯陀（Aegisthus）用甜言蜜语引诱克吕泰尼斯特娜时，最初她是“拒绝这种可耻行为，她的心是纯洁的”，^[11]她也像后来被阿伽门侬赞赏的潘奈洛佩一样，坚贞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但是她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意，因为她没有忘记当初为了胜利出军特洛伊，阿伽门侬杀了自己的女儿作为祭献神灵的牺牲，她燃起的仇恨之心为阿伽门侬播下了死亡的种子，她和埃吉斯陀一起“象人在牛廐里杀死一头牛”^[12]那样杀死了阿伽门侬。

晁通和帕里斯崇拜爱欲，为了一己私欲

不惜引发战争，他们相似的行为在互相映衬下是彼此对爱欲和美色的认可之言。而关于梅萨和克吕泰尼斯特娜，她们之间的话语却要复杂得多，在对自己丈夫的谋害上，她们有共同的言语；但对于最终的命运，她们却诠释着完全相反的语言：克吕泰尼斯特娜杀死阿伽门侬并阻断了阿伽门侬的回归，她最终成为不坚贞女人的典型，背负着恶名在地狱的黑暗里哭泣；梅萨在降服妖魔的战斗后，伴随在格萨尔身旁返回天界。

三、人物自身的双重对话

如果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么人物至少还可以心安理得。可作者偏就给他的人物安排了两条道路，不管选择哪条道路都无可指责，这就让人物的选择陷入了难以定夺的境地。是顺应肉身的需要还是追寻那圣洁的魂灵，以什么来判断选择，即便选择了又会不会后悔？人物无从知晓。他们挣扎在选择的两难里，一遍又一遍地和自己对话，为自己的选择辩解着。

美丽的珠牡因为那为世人惊羡的容颜，引发了霍岭大战，造成了两国无数将士和百姓的牺牲。珠牡清楚地知道自己带来的灾难，虽然她也想为格萨尔大王守身如玉，但是她却不得不顾全大局，为了避免两国更大的伤亡，她选择进了白帐王的宫殿。在那段屈辱的日子里，没有人知道她和白帐王是否有感情，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的是他们生下了一个小王子。

正是这个小孩让她后来面临着更艰难的选择，最后被格萨尔王解救的珠牡却心乱如麻：

大王呵，求你答应我把他带走吧。他虽是白帐王的骨血，也是我的亲生子，是我身上的一块肉，现在还未断奶，离了妈妈，他是活

不成的。^[13]

是跟随格萨尔离开恢复其空行母的神圣,还是本着人母的心带着她还在吃奶的孩子?这是“魔王的孽种”,生下来就注定要死去的孩子,但作为一个母亲珠牡又怎么能忍心呢,她默默祷告:“但愿有人能抚养他,别让他饿死。”^[14]

阿基琉斯的母亲早就告诉过他这一生命运的两条路:参加特洛亚围攻,可以赢得不朽的好名声,但却不能回到家乡;拒绝参战将得不到好的名声但不至于死于短命。

生命和荣誉,阿基琉斯都无法拒绝,在远离战场的日子,他却在翘首观看着战场上的动静,这是他对荣誉的渴求。然而生命也是美好的,阿基琉斯对生命是这样赞颂的:

哪怕是那富丽的伊力翁在阿开亚人到来前的和平日子里所有的那么神话一般的财富,哪怕是那巉岩的皮托地方射王阿波罗的大理石庙门后面堆藏的宝物,都比不得人的生命。^[15]

即使死后,在哈得斯威武地统率着鬼魂的阿基琉斯也依然流露出对生命的眷念,“我宁愿活在世上做人家的奴隶,伺候一个没有多少财产的主人”。^[16]

阿达娜姆虽是魔国公主,但是自从她做了格萨尔的妃子,就跟随着格萨尔大王南征北伐,帮助大王降服四方妖魔。当阿达娜姆死后进了地狱才发现自己双重身份的尴尬:

脸上部好像少女,能压伏百个女儿身;脸下部好像青年汉,能压伏百个男子身;口不净冒着血肉气,手不净恶臭实难闻;上身好似黑鸟翅轮廓,下身笼罩着罪恶的黑影。

这个身躯是矛盾的化身,一半是善良纯洁的一半是阴暗邪恶的。阿达娜姆右肩上的白色小孩是这样陈诉她的善的一面的:

我是这女人的同来神,她是阿达娜姆女

英雄,肉食空行的化身,格萨尔大王的妃子,做过无数善事情。因此请你把她向极乐世界接引。

但是在生前隐藏起来的恶的代表——黑色小孩——却是另一番陈词:

我是与阿达娜姆同来的魔,她是九头妖魔的后人,三岁起杀生,杀死过多少鸟雀和畜生,鲜血染红了崖顶;……曾杀过长发的妇人,不理睬乡民说纷纭。这样的女人怎能被超度,阎罗王决不能饶恕她的恶行。”^[17]

这样一个善恶的共同体,应该把她迎向天堂还是投下地狱?她应该因为自己的善举而享受极乐世界,还是该为自己的恶行在地狱里经受苦难?身躯只是装载善与恶的场所,它们已经永远存留在了这个人的灵魂里,谁也无法挣脱它们的纠缠。

四、史诗的模式:永恒的回归

当我们聆听完了所有的声音,在这些嘈杂的音响里,终于听明白了他们争吵和述说的意旨,那是一个关于永恒回归的故事,是史诗世界和谐的秩序。

(一) 回归家乡:地位、身份和荣誉的重获

格萨尔的回归实际上就是神子身份的重新确认,就是完成夙愿后再次返回天界。这种回归是受难性质的,类似于基督耶稣为解救众生而牺牲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格萨尔以神子之身降临人世,为着实现人间的和平与安宁,为了降服世间的一切妖魔和祸乱。

81年南征北战,格萨尔先后征服了魔国鲁赞、霍尔白帐王、姜国萨丹、门域四魔、大食王赛赤尼玛、索波莽吉王、碣日国达泽赞布、祝古王宇杰托桂、卡契尺丹,米努女王达鲁珍、雪山拉达克王旋努噶布、梅岭朗如、伽域魔君等。在战争中,格萨尔也失去了心爱的

哥哥嘉察、臣子辛巴梅汝孜、侄子拉郭等,妃子梅萨和珠牡被抢夺为他人之妻,还有那被迫在地狱里受苦的母亲郭妃娜姆和妃子阿达娜姆,格萨尔体验了作为一个人所必须经历的生死别离,伤心痛苦。

最后终于完成大业,“格萨尔的躯体缓缓向空中升去。左右侍立的二王妃珠牡和梅萨,也告别了姑娘们,随大王升到了黑白云相接的天界。”^[18]实现了最终的回归。

奥德赛是回归得最难的一个人物。因为得罪了天神,奥德赛在卡吕蒲索的岛上被滞留了20年之久,直到雅典娜再次想起自己曾经宠爱的人,他才有了返回家园的机会。但是他因为得罪了波塞冬,在归途上也不得不再次经历苦难。就算是回到了思念的伊大嘉,那被蒙上了一层薄雾的家乡在奥德赛的眼里竟是那么陌生,以为自己又来到了什么不知名的种族地带。

回归了家乡,对奥德赛而言还不是真正的回归,还要实现权力和身份的回归。奥德赛伪装成乞丐进了自己家,直到最后他杀了全部的求婚者,还得要接受妻子的考验,如果不是那婚床的秘密——那就着橄榄树根制成的无法拖动的床,他恐怕不能让潘奈洛佩相信自己就是奥德修斯。

墨涅拉俄斯的回归家乡是具有双重性的:一是英雄经历战争的残酷和路途的艰辛,回到自己统治的王国;一是他男性地位的回归。第一重回归不用详述,因为他在海上漂泊后终于回到家乡。至于第二重回归则与海伦有关。当海伦带着对爱欲的渴求投向帕里斯的怀抱时,就等于墨涅拉俄斯男性特征的被阉割。在故事最后,贴雷马科到了墨涅拉俄斯的宫殿,看到像神一样高坐在殿堂上的海伦,我们便能得知墨涅拉俄斯的回归故乡是带着自己男性标志的回归。

(二) 回归宿命:顺从命运的安排

嘉察的回归就是对命运的回归。他本来也是天上一个神,但他的命运注定他只为了协助格萨尔降魔的大计而存在的,不管是他投身世间,还是为国家牺牲,亦或是他死后再返回人间。

阿基琉斯的回归是归顺命运的意旨。虽然在作品中总说他有两种选择,但是其实他的命运是已经注定了的,他的母亲在《伊利亚特》开头篇章就称其为“短命的儿子”。因为自己喜爱的女奴布里塞伊斯被阿伽门侬强行带走,阿基琉斯便愤然离开战场,让无数阿开奥斯人死在战场。直到好友帕特洛克罗斯的死去,才让阿基琉斯有了回归战场的理由,他穿上了那辉煌的铠甲,数不清的特洛伊人被他抛进了哈得斯的幽暗里。阿基琉斯的重回战场,也就等于重回命运安排的轮子。

(三) 回归本性:恢复人或神的良善、纯真

海伦的回归是对自己人性以及神性的回归,是两次截然不同的回归。

海伦在遇到帕里斯时,对情欲的渴望让她顺从了自己人性的一面,抛弃了神性的神圣,这算是她对人性的回归。但是当无数的将士为她付出生命的时候,她的神性也在顷刻间复苏,最后海伦毅然帮助奥德修斯把装满了阿凯亚英勇将士的木马送进特洛伊城,实现了自己的第二次回归——神性的复苏。

埃吉托斯、求婚者、奥德修斯的伙伴们、莽吉王、萨丹王的回归是舍弃今生的罪孽,回归到人性的最初纯善,重回寻求来世幸福的轮回。

珠牡、阿达娜姆是为了格萨尔的回归,帕特洛克罗斯是为了阿基琉斯的回归,布里塞伊斯则是为了克律赛伊斯的回归,他们的命运注定了作为祭祀的象征,在仪式完结的时

候凸显意义,实现了生命的归程。

[参考文献]

- [1]降边嘉措译. 格萨尔全传[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 [2]降边嘉措译. 格萨尔全传[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 [3]降边嘉措译. 格萨尔全传[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 [4]杨宪益译. 荷马史诗—奥德修纪[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80~93.
- [5]杨宪益译. 荷马史诗—奥德修纪[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123~125.
- [6]降边嘉措译. 格萨尔全传[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 [7]降边嘉措译. 格萨尔全传[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 [8]降边嘉措译. 格萨尔全传[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 [9]降边嘉措译. 格萨尔全传[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 [10]潘一禾. 故事与解释:世界文学经典通论[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6~17.
- [11]杨宪益译. 荷马史诗—奥德修纪[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30~31.
- [12]杨宪益译. 荷马史诗—奥德修纪[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140~142.
- [13]降边嘉措译. 格萨尔全传[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 [14]降边嘉措译. 格萨尔全传[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 [15]傅东华译. 伊利亚特[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180.
- [16]杨宪益译. 荷马史诗—奥德修纪[M].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143~144.
- [17]降边嘉措译. 格萨尔全传[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 [18]降边嘉措译. 格萨尔全传[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Drifting off Course in Homeward Journey: Looking into the
Eternal Comeback of King Gesar and Homer Epic
from Their Sound Facing Each Other**

JIN Hai-bo, ZHANG Li-li

(*Institute of Religion, Party School of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Party Committee,
Lhasa, Tibet 850000, China; Tibet Daily News, Lhasa, Tibet 850000, China*)

Keywords: sound facing each other; model of Epic; eternal comeback

Abstract: In King Gesar and Homer Epic, there are dual sounds which stand facing each other mingling in the entire texts, including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author and characters, collision dialogue among characters, and contradictory dialogue of characters themselves. These dialogues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tory and steer the ultimate situation to the common model of seeking Epic. It is to experience the difficult choice-making, to attempt innumerable hard journeys, and finally to realize the comeback of heart and real life.

[责任编辑:刘乃秀]

[责任校对:塔措]

归途的迷航——试从声音的对峙窥视《格萨尔王传》和《荷马史诗》 的永恒回归



作者: [靳海波](#), [张黎黎](#), [JIN Hai-bo](#), [ZHANG Li-li](#)
作者单位: [靳海波, JIN Hai-bo \(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宗教研究所, 西藏拉萨, 850000\)](#), [张黎黎, ZHANG Li-li \(西藏日报社, 西藏拉萨, 850000\)](#)
刊名: [西藏研究](#) PKU CSSCI
英文刊名: [Tibetan Studies](#)
年, 卷(期): 2013(3)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zyj201303010.aspx